

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

● 韓毓海

如果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Kofi Annan) 最近的達沃斯講話中提倡的「有人情味的」、「負責任的全球化」表達了一種普遍的矛盾曖昧姿態的話，那麼，《二十一世紀》1999年2月號上的三篇評論，則從不同角度揭發了同一問題，這便是：今天，如果有甚麼東西算是「出乎意料」的話，那麼我認為它或多或少是指這樣的事實——那些在1989年搗毀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東西，今天正在搗毀資本主義世界。

眾所周知，由於世界金融危機，這種破壞性的力量被稱為是似是而非的「全球化」帶來的，但是，馬克思在150年前的預言還是容易被記起的，他認為，資本主義邏輯中蘊含着破壞性和自我毀滅的力量，搗毀資本主義的將是資本主義自己。

與歷史終結和馬克思退場接踵而至的資本主義危機，是一齣即使是天才的詩人也想像不出的人間喜劇，這種在當時還僅僅是初見端倪的深刻的歷史轉折，一方面使那些只看了戲劇的序幕，或者說僅見這種總體的變動的端倪便把它的性質武斷為「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人們，轉瞬變成了今天的人間喜劇中的角色，另一方面，它也迫使人們尋找一個恰切的詞來描

述這些確實帶有某些破壞性的力量。由於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造成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金融動盪的破壞性力量簡單的稱為「資本主義」（這樣看起來有些不合歷史進化論的邏輯）——那麼，「全球化」便是被選中的合適而恰切的一個詞。而對我來說，更有意思的一個說法來自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保爾 (Robert Boger)。他以法蘭西特有的喜劇語調說：「我們正經歷一個悖論階段，資本主義勝利了，但同時，它的一種最沒有前途的形式卻趨於凌駕於其他形式之上。」他把這種「最沒有前途的資本主義」稱為「盎格魯—撒克遜式的『頑劣資本主義』」，在他看來，「勝利」了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失敗」了的，也不僅僅是「社會主義」，因為它還出乎意料的、喜劇性的打擊了「『溫良』的資本主義」：今天事實上是「盎格魯—撒克遜式的『頑劣』資本主義，——它雖然靈活，但缺少平等，最終還不太有效率，——把相對平等、在總體上富有效率但由於反應慢而不適應短期變化的『溫良』資本主義逐出競爭的舞台」。

但在我看來，恰恰是所謂「頑劣資本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的邏輯，這

今天，如果有甚麼東西算是「出乎意料」的話，那麼我認為它或多或少是指這樣的事實——那些在1989年搗毀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東西，今天正在搗毀資本主義世界。眾所周知，由於世界金融危機，這種破壞性的力量被稱為是似是而非的「全球化」帶來的。

恰恰是「頑劣資本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不擇手段的獲得剩餘價值和控制資金，並迅速的轉向新產品的開發和市場爭奪，以維護自身的競爭地位。我的問題僅僅是，如果說「頑劣的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那麼「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就有前途嗎？

個邏輯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的盈利動機在資本主義邏輯中的首要地位：不擇手段的獲得剩餘價值和控制資金，並迅速的轉向新產品的開發和市場爭奪，以維護自身的競爭地位。儘管當代世界的商人們寧可挨揍也不願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其實那樣充其量不過意味着「挨罵」），但他們內心的觀點其實與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邏輯一致。而與此相對的看法則在最近幾年特別時髦，作為一種書生之見和紙上談兵在學者和政治家中頗為流行。無庸諱言，它在諸如市民社會或中產階級的理论中體現着，那就是把中產階級看作消費、生產和技術創新的主體，他們維繫着「現代社會」和世界。我想，關於「溫良資本主義」的想像也大致來源於此。

我的問題僅僅是，如果說「頑劣的資本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那麼「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就有前途嗎？如果未來是「沒有前途的」，「頑劣資本主義」走了，「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來了，那麼，我說「很好」。但是在我看來，事實恐怕相反：正因為「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沒有前途，所以才把資本主義逼上了「頑劣」的道路。這意味着走向「頑劣」是所有資本主義選擇中遲早的必由之路，或者說資本主義邏輯的內在應有之義使其不可避免。

首先，讓我們看看甚麼是「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道路。如前所述，這個道路是與特定的中產階級概念聯繫在一起的。指標如下：(1) 需要有較長的產業化階段，培養一個廣大的消費群體；(2) 現代職業結構的形成，特別是一個龐大的、不直接操作生產的階層的形成，它能夠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化的過程持續的推動經濟增長；(3) 相當多人受過良好教育，並在上述三者的基礎上形成一個介乎政治和經濟領

域之間的「公共領域」，在那裏，這些理性的個人通過公共交往，一方面為公共決策提供資源，一方面對政治和經濟領域施加壓力和監督。

但是，我想今天我們的確已經目睹了這條溫良資本主義道路的困境（如果不是失敗）。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中產階級。在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最能代表這條道路的歐洲和日本，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關於「公共領域」的轉型或崩潰的論述很難被駁倒。中產階級在那裏的地位和形象正在起變化。由於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邏輯滲入到公共領域，那個承擔着消費、生產和技術創新的中產階級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動，這與其說是「全球化」帶來的，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運動法則的普遍化——商品經濟、資本積累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的邏輯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結果，公共領域的崩潰和中產階級的轉型是這種資本主義全面滲透的突出表現：一個作為生產和消費主體的龐大中產階級開始成為股票市場的龐大後備軍，把追求最大利潤的邏輯看作是理所當然的。而這可以使我們來觀察當代社會的某些看起來彷彿是「出乎意料」的變動，比如某些國家宏觀政策的失效。例如，日本政府為了擺脫通貨緊縮，刺激國內生產消費而採取的貨幣擴展的宏觀政策，為甚麼會起到與預期相反的效果？即大批廉價日元沒有被日本投資者用於購買日本金融資本，反倒流向美國金融市場，成為資金自由流動的、催化美國泡沫經濟的主要力量？表面看，這是由「全球化」帶來的，實際上，則是由當代特定的一種中產階級的國民心態決定的：隨着勞動機會的不斷減少，一個厭惡消費、熱衷於股票投資、追求最大利潤的中產階級正在發達國家形成，日本

正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在這個意義上，僅僅說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是不夠的。的確，資金流向低工資國家導致了發達國家的失業和勞動機會的減少，但是，那些使他們最終喪失工作的金融公司正是他們自己的股票代理人。所以，如果說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那僅僅是說他們得不償失但多少還有所得，更正確的說法是由於資本主義邏輯的滲透造成的資本運動法則、社會關係的普遍化，使追求剩餘價值的法則在今天取代了公共輿論的代言人、消費者、生產者和創新者的老中產階級法則而成為新中產階級的法則。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健康溫良資本主義」主體的中產階級已經不是「頑劣資本主義」的對立面，當然更不是它的掘墓人，而有可能是同路人和殉葬品。當消費和生產的中產階級變成股票投資中產階級，所謂「健康溫良資本主義」和「頑劣資本主義」之間的界限就不清楚了。在這個意義上，資金自由流動的「全球化」對雙方都是必須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不過是投資者和代理人之間的關係（比如今天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關係），而追求最大利潤同時又要防止風險，正是他們共同遵守的資本主義邏輯。

其次，對不發達國家來說，所謂「長期的產業化階段」是不可重複的，問題是產業化的原初積累從那裏來？第三世界國家要走工業化道路，積累方式主要只能是內向性的，即剝奪農村；結果必然是產業結構內部、工農業之間的發展失調。如果靠引進外資，那麼產業內部外向型與內需產業之間的不平衡也是必然的。而且，垂直的國際分工又把這些有勞動密集型的「比較優勢」的國家送入了國際分工的最底層。佐伯啟思在〈虛構的全球主

義〉中對新興國家的指摘不是沒有道理的，但也只能是老生常談。他說：「這些國家，基本上省略了例如日本所經歷過的模仿西歐式現代化那樣的長期過程——首先輸入西歐的理念，以日本自己的方式接受民主政治和人權思想，從美國進口產業技術，製造中產階層，實現經濟自由化。它們不是這樣亦步亦趨，而是走了一條短期見效的『終南捷徑』，在大約十年的期間裏建築了一些『超級現代的』都市。」但是，西歐和日本之所以能夠走上溫良資本主義的道路，實際上離不開戰後美國的「歐洲復興計劃」和冷戰時代美國對日本的戰略扶持，在冷戰結束後，這個條件喪失了。說新興國家走了「終南捷徑」可以，但說他們被逼上了一條「羊腸小道」也未嘗不可。我並不是說這些新興國家是被逼得「頑劣」，但是，只要進入當代資本主義體系裏面，其實就沒有甚麼健康溫良的「老實人」，因為它們進入這個體系的代價就是先天喪失良性的產業結構。在激烈競爭面前，所謂「亦步亦趨」在哪裏呢？在追求利潤和榨取剩餘價值面前，所謂「健康溫良」又在哪裏呢？我多少注意到，對新興國家在金融危機中倒霉持幸災樂禍態度的人，往往就是當年那些對這些國家的崛起持敵意的人。例如，我手邊一篇發表在《紐約客》(New Yorker) 1997年10月號上的題為〈馬克思的回歸〉的精彩論文，卻曾經不無擔憂的論述道：「據世界銀行最近的一項研究，俄羅斯、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在今後的25年成為重要的工業力量，這只會給其他發達國家增加競爭壓力。即便那些傳統上是全球化最主要捍衛者的經濟學家，現在也在重新考慮它的影響。」這表明對全球化的反對來自方方面面，同時，它包含的內容也十分曖昧，而

由於資本主義邏輯的滲透造成的資本運動法則、社會關係的普遍化，使追求剩餘價值的法則在今天取代了公共輿論的代言人、消費者、生產者和創新者的老中產階級法則而成為新中產階級的法則。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健康溫良資本主義」主體的中產階級已經不是「頑劣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有可能是它的同路人和殉葬品。

我當然不反對全球化的說法，但是，事實上正是資本主義的邏輯才使全球化成為一個有能量的(破壞)力量和有內容的概念，而非空洞的詞語之筐。通過對全球化的分析，應該有利於我們更清醒的認識資本主義。

其中某種對「全球化」的反對，與其說多少建立在對「正確的」和「健康的」資本主義道路的維護上，不如說是建立在一種「歐洲中心論」的心態上。這種自稱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今天當然可以通過一種「既反左又反右」的姿態把美國和新興國家通通劃為「頑劣」，但是忘了反省自己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尤其作為在亞洲有廣泛投資並且自身的泡沫經濟直接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的日本，對情況做這樣的描述更應慎重。

我們面對的這種主流話語是一種高超的技巧。「頑劣資本主義」的鐵腕加上「溫良資本主義」的烏托邦溫情包裝，曾經使資本主義成為世紀末的福音，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頑劣」的實質。在擊潰了社會主義之後，今天，抨擊「頑劣資本主義」的說法則預設了「溫良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它同樣使我們不容易看到資本主義的真面目。今天，那些把資本主義與民主、平等和「為人民服務」等同起來的人們，那些「溫良」的自由主義者，竟然依舊像冷戰時代那樣美化資本主義，他們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的烏托邦，竟然荒唐到不惜要把美國從「資本主義溫良版」中開除出去的地步，從而完全無視了正是今天的美國深刻的掌握和純熟的運用着資本主義的真實邏輯。歷史將證明：無論有多少不同的資本主義道路，它們最終還是要被殘酷的市場競爭逼上「頑劣」的不歸途，這是由資本主義的邏輯和本性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被人們歷數的稱之為「全球化」的那些惡德，不僅僅是「頑劣資本主義」手裏熟練運用的工具，而且更是資本主義本性的體現。這就是為甚麼也許應該重溫：當馬克思在解釋資本主義的邏輯，堅持把資本的掌握者的盈利動機放在首位，——他

指的就是如果不通過最有效的辦法獲得剩餘價值，並迅速的將剩餘價值用於新產品的投資，就會被對手掃地出門的殘酷競爭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本性這一事實。因為今天，那些被稱為「全球化」的東西沒有超出這個邏輯。

我當然不反對全球化的說法，但是，事實上正是資本主義的邏輯才使全球化成為一個有能量的(破壞)力量和有內容的概念，而非空洞的詞語之筐。通過對全球化的分析，應該有利於我們更清醒的認識資本主義。而離開資本主義談全球化，僅僅把對資本主義的反思轉化為對美國的討伐，或者通過對「頑劣資本主義」的排除以維護資本主義的純潔性，將資本主義的問題變成對似是而非的「全球化」問題的診斷，我認為這些都掩蓋了「全球化」的那些惡德不過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獲利工具，而當下熟練運用這些獲利工具的是美利堅合眾國罷了。其實美國並不是天然「頑劣」的，早在歐洲和日本這樣「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之前的1930年代，美國就曾經標榜溫良健康的資本主義。美國走到今天的原因，無非說明嘗試這些背離資本主義邏輯的東西所要付出的代價；反過來說，只要身在資本主義的邏輯裏面，就很難標榜自己是溫良健康的，而不是一種破壞性力量。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夠了：正是不看好日本國內市場，大批的日元才湧向美國金融市場，同時，正是由於對歐洲統一的觀望態度，使大批歐洲貨幣流向美國。這些就是造成美國泡沫經濟的基本原因。而未來假以其他風吹草動，如果導致這些資金外逃，美國泡沫經濟崩潰，到那時再爭論到底是美國日本歐洲之間，「頑劣資本主義」和「溫良資本主義」之間誰害了誰，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結果正是資本主義害了自己也害了世界經濟，而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難辭其咎。

因此，與其說「全球化」，我更讚賞這樣的說法，它認為我們今天面對的情況其實是：「甚至在所謂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也是第一次真正滲透到生活的每一領域：即滲透到國家，統治階級和生產者階級的實踐活動和意識形態，佔支配地位的文化中。」在這個意義上爭論全球化還是地方化、跨國公司化還是民族國家化也就沒有甚麼很大意義。順便舉一個例證：也就在今天，蓋茨 (Bill Gates) 不遠千里來到中國，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政府「上網」，這表明在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和充分地方化方面，跨國公司做得多麼好。與那些無知的詆毀毛澤東的書生們不同，今天顯然是蓋茨最深刻的理解了毛澤東所說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辯證法。當然，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榨取剩餘價值——在這一點上想必他從馬克思那裏獲益良多。當然，這不是說全球化就是高技術帶來的全球市場拓展，——與資本主義理念的全面滲透相比，這不是重要的，而嚴重的是，今天每個政府、每個階層、甚至每個人都受到這種理念的驅使和壓迫，從而不得不一步步走向「頑劣」。唯一的、關於美好時光的回憶，是關於中產階級的幻想。在來自歐洲的理論家開出的明星足球隊的「3-5-2」陣型（即佔社會人口30%的窮人，50%的中產階級和20%的富人）中，中產階級具有救世主一樣的地位，這些理論家指出：「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基礎設施方面向這部分選民『提供』優良的公共消費。這部分居民不得不忍受政府提供的比較差的基礎設施服務的時間已經太久了，不會

再忍受下去了。基礎設施服務並不僅僅指通常的交通和住宅項目，而且指如衛生教育、公共行政等一整套向社會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中許多項目仍主要由中產階級消費。他們重視這些項目。提供這些服務的支出也具有相對而言屬勞動密集型和進口成分很低這樣的優勢。因此，他們有助於解決最低層那30%的人當中的失業問題，而不會給國際收支平衡造成不必要的負擔。」——這樣，中產階級由於承擔着刺激內需的重任，從而就站在了反抗「全球化」的最前列，同時也莊嚴宣告着不同於「頑劣資本主義」的本土資本主義和「適合不同國情的」資本主義。但是，只要奉行資本主義邏輯，它與那種國情相結合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樣的邏輯籠罩下，中產階級面臨着轉型、崩潰和解體的危險，在它的身後，兩極社會可能形成。1998年第5期《戰略與管理》發表的題為〈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中近期趨勢和隱患〉的報告表明，中產階級正在被壟斷的、頑劣的、深諳資本主義邏輯的階層逼向死角，他們的能力被高估了，可否擔此拯救「全球」的大任難免令人疑慮。

我認為，全球化是指資本主義的邏輯對社會的全面滲透。在資本主義邏輯滲透到社會所有方面的時候，溫良資本主義不過是個美麗而破碎的舊夢，後現代開出的地方性、多元化和「承認的政治」是一系列勉為其難的、充滿書生之見的藥方。但是，今天資本主義不僅沒有一個真正的對手，也沒有一條真正的出路，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帶着它自身的內在矛盾孤獨的活着，熱熱鬧鬧的走向「頑劣」。

蓋茨不遠千里來到中國，目的是為了「幫助」中國政府「上網」，這表明在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和充分地方化方面，跨國公司做得多麼好。今天，顯然是蓋茨最深刻的理解了毛澤東所說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辯證法。